

# 對《熱河日記》中所反映出的一些語言現象的考察

林麗<sup>\*</sup>

## <目次>

1. 引言
2. 反映明清時期實際語言面貌的口語詞
3. 明清時期與朝鮮時代的俗諺
4. 非漢語固有的一些語言現象
5. 《熱河日記》譯注、校勘指瑕
6. 結語

## 1. 引言

作為中國的“同文之域”，朝鮮在很長時間裏一直使用漢字來記錄自己的語言，即便是在公元1443年世宗大王創制了朝鮮文字한글以後，直到近代，韓國的官方語言仍主要是漢語。自幼學習漢文經典、飽讀詩書的朝鮮學者、文士們，一般都具有很高的漢文修養。而朝鮮時代的著名學者朴趾源就是其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1780年跟隨使團前往中國朝賀清高宗乾隆七十壽誕時，“以外國人觀察乾隆盛代之文物，眼目既高，手腕甚敏，隨見隨錄”<sup>1)</sup>，最終用漢語寫成了三十多万字的《熱河日記》。

儘管“其中可喜可驚、可怪可感之事，描寫無遺”<sup>2)</sup>，但引起筆者更大興趣的卻

\* 弘益大學校 教養外國語學部 專任講師。

1) 引自朱瑞平校點本《熱河日記》前所載李佑成《弁言》。

2) 同上。

是朴趾源在描寫、記敘或評論時所使用的詞彙語言，亦即《熱河日記》所呈現出的語言面貌。因為其中既有許多近代漢語(特別是明清時期)的詞彙和生動形象的俗諺、民謠，又有一些非漢語固有用法的特殊語言現象，顯得複雜而有趣，很有深入探討的必要。

但是，筆者對《熱河日記》的有關研究現狀進行檢索發現，儘管以《熱河日記》為對象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從語言角度進行的研究(不包括對韓文本《熱河日記》的研究)卻幾乎沒有。因此，筆者不揣淺陋，在本文中略呈研讀心得，拋磚引玉，以就教于方家。

## 2. 反映明清時期實際語言面貌的口語詞

隨使團進入中國以後，對一切都充滿好奇並進行細緻觀察、比較的朴趾源，對於語言也相當敏感。儘管在中國只待了三個多月，與中國人進行交流時也主要通過筆談，但他卻在《熱河日記》中記錄下了不少可以反映明清時期實際語言面貌的口語詞。這裡我們選擇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進行簡要討論。

### 1、名詞

- (1) 來觀使臣坐處，含煙睥睨，指點相謂曰：“王子麼？”宗室正使稱王子故也。有認之者曰：“不是這個斑白的駙馬大人，頃歲來的。指副使曰：“這髯的雙鶴補子，乃是乙大人。指書狀曰：“三大人，俱翰林出身的文官之稱也。(頁10)<sup>3)</sup>老人問余官居幾品，余對以“秀才，觀光上國，從三從兄大大人來”。中國人稱正使曰“大大人”，副使曰“二大人”也。(頁126)

明清時期，“大人”多用作官場中下屬對上司的稱呼，也是對有一定身份、地位之人的敬稱。通過《熱河日記》以及其他諸家“朝天錄”、“燕行錄”等類似文獻的記

3) 本文所引《熱河日記》皆用朱瑞平校點本，上海書店1997年版。

載，我們可以了解到，朝鮮使團在經過遼東、山海關等地時，都需要拜見當地主管官員，經過驗證，才能通行。主事的官員，一般為三人，根據是正職還是副職，俗稱為“大大人”、“二大人”、“三大人”。而朝鮮使團中身份地位較高的使臣一般也是三位，分別為正使、副使和質正官或書狀官，因此中國人也稱其正使為“大大人”、副使為“二大人”、質正官或書狀官為“三大人”。朴趾源也按中國人的習慣稱正使朴明源(即自己的堂兄)為“大大人”。

其中，“二大人”或又作“乙大人”，意義相同，但“乙大人”一詞未見於中國文獻而多見於“朝天錄”、“燕行錄”這一類朝鮮人所撰的漢文文獻之中。筆者開始懷疑是因手寫的“二”連筆與“乙”形似而使“二大人”訛作“乙大人”，但翻閱其他手寫本“朝天錄”、“燕行錄”時也多見“乙大人”，似乎又不是無意的“形近而訛”。漆永祥先生認為“乙大人”或是從“甲”、“乙”之字而來，也有一定的道理。又考慮到韓語中“乙”的讀音為“을[ul]”，與漢語“二”讀音近似，所以筆者又推測是否因為“二”與“乙”在語義上都可表示順序或級別，而漢語“二”的讀音又與韓語中“乙”的漢字音近似，所以才在朝鮮文人學者筆下出現了的“乙大人”這一詞語。

(2) 迎送官三人、帶子八人、……甫古十七人加出甫古七人、稅官甫古二人、分頭甫古九人……(頁11)

帶子，疑即“代子”。滿語“分得撥什庫”的漢語意譯，取“代行者”之意，或又譯作“驍騎校”，是清代八旗低級軍官名。甫古，當為“甫十口”之訛，即“撥什庫”，滿語譯音，漢語稱“領催”，主要負責管理文書檔案及支領俸餉等事務。分頭甫古，疑即“分得撥什庫”。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一：“每牛泉下，有分得撥什庫一員，職六品；小撥庫六名。這幾個詞由於都是清代官職、職務名，是滿語的意譯或音譯，所以在用字上稍有不同。

## 2、動詞

(1) 天下得一知己足以不恨，足下行將自得，豈由他人安排鋪置?(頁46)

- (2) 或自擊其頰，或自割其頸，號泣曰：“乃今將開開也。開開者，斬斷也。又跳躍曰：“好顆頭砍下。(頁114)
- (3) 春宅則無數亂罵，倚勢占強，動賣萬歲爺。萬歲爺是辰是刻，想應兩耳癢癢。(頁155)

以上三例中的“鋪置”(安排)、“開開”(砍頭、斬頭)、“癢癢”中，前兩個皆出自中國人之口，朴趾源照原樣記錄了下來，應該是當時漢語中實際使用的詞語義項：“癢癢”也是漢語中常用的一個口語詞。但是在中國的大型詞典如《漢語大詞典》中卻沒有收錄(如“開開”)或所舉例證時間過晚(如“鋪置”的“安排”義和“癢癢”)。

### 3、形容詞

- (1) 沿路數千里間，婦女語音盡是鶯燕，絕不聞粗厲之聲，所謂“不識家<sup>4</sup>)人何處在，隔簾疑是畫眉聲”，嘗欲一聽其唱。(頁95)
- (2) 那村婆身披青布短裙，足穿一對黑靴子，頭髮盡禿，光光如瓠。(頁50)  
余笑指其額頭曰：“這個光光，且是何厄?”(頁132)

“粗厲”，形容說話聲音粗大而尖厲、不悅耳。“光光”，指因沒有頭髮而頭部發亮的樣子。這兩個形容詞在《漢語大詞典》中雖有收錄，但對應義項的舉證卻偏晚。

### 4、副詞

又去歲，欺老爺睡了，拔俺腰刀割取了鞵綬，又割了俺所佩的囊子，爲俺所覺，送與他一副老拳作知面禮。這個萬端哀乞，喚俺再生的爹娘。(頁10)

“這個”一詞在此例中不表指代而是表示誇張。這應當也是當時漢語口語中的常見用法，但如同前面所舉的動詞、形容詞一樣，《漢語大詞典》等大型工具書中所舉例證時間也較晚。

www.kci.go.kr

4) “家”字，應當爲“佳”，疑爲朱瑞平校點本的排版印刷錯誤。

## 5、套語

- (1) 有一老者，披綉花綢單衫，光頭垂辮，就余長作揖曰：“辛苦！”(頁36)  
 一美少年脫帽光頭，走出戶外，見余，笑迎曰：“辛苦！”蓋勞苦之語也。余應曰：“好呵！”如吾東問安之語也。階上雕欄，欄下有兩椅，中設紅卓，請余坐着。主人見客，或稱“請坐請坐”，或稱“坐着坐着”，或稱“請請請”。連呼者，鄭重款曲也。沿路每入人家，則其主人莫不如此，蓋待客之禮也。(頁151)

辛苦，表示慰勞的套語。梁同書《直語補証》：“人有往來行役之事，彼此相慰勞曰辛苦。梁同書(1723-1815)，與朴趾源(1737-1805)算是同時代人。兩位學者不謀而合，皆對當時漢語口語中的“辛苦”一詞予以了關注。

- (2) 一婦人五旬以上年紀，當戶據床而坐，貌極悍醜，道了“叔叔千福”，余答道：“托主人洪福。(頁20)  
 三個養閑的皆稱“千福”。(頁94)

古代婦女相見行禮，多口稱“萬福”，兩手松松抱拳，重迭在胸前右下側上下移動，同時略做鞠躬的姿勢。這裡的“千福”義同而文字上有小異。

我們可以看出，儘管《熱河日記》主要是以文言寫成的，但其中所記錄的很多詞彙的的確確是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代)的常用口語詞彙。由於朴趾源在中國的活動範圍主要是東北、華北地區(遼東、北京、熱河)，因此他所記錄下來的這些詞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中期北方官話的實際口語語彙面貌。

由於其中為數不少的詞語，在現今中國的大型工具書如《漢語大詞典》等中或是根本沒有收錄，或是所列義項不全，或是缺乏例證或引用例證時間偏晚(如上文中所舉用例，皆屬此類情況)，因此《熱河日記》的記錄還可以補充這方面的缺憾，體現出域外漢語文獻的特殊語料價值。

### 3. 明清時期與朝鮮時代的俗諺

朴趾源在中國期間，由於他積極主動地與各個階層、不同職業、不同身份的人接觸，因而有不少與中國人筆談或對話的機會。在這些交流中，他也學習到了一些當時生動的俗語、諺語。同時，作為學者的朴趾源，對語言很敏感且善於比較，因而通過《熱河日記》我們也可以了解到一些有關朝鮮俚語、俗諺的內容。

#### 3.1 明清時期的俗語、諺語

- (1) 余甚愛穆春，欲與筆談，李生搖手曰：“溫、穆兩公口能詠鳳，目不辨豕。余曰：“豈有是理？”裴寬曰：“非為謊話。耳藏二酉，眼無一丁。天上無不識字神仙，世間還有能言之鸚鵡。”(頁40)

“口能詠鳳”，語出杜甫《壯游》詩，“七齡思即壯，開口咏鳳皇。本是杜甫追述自己少年早慧，七歲時即作了吟詠鳳凰的詩。“目不辨豕”，應該用的是《呂氏春秋·察傳》中所載的典故，“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本來指的是，由於“豕”、“亥”兩個字形近，所以在書籍的傳寫或刊印過程中多出現差誤。這裡與上句連用，指溫伯高和穆春兩位商人雖然口才很好、出口成章，但卻是目不識丁的文盲。

“二酉”指大酉、小酉二山(今湖南省沅陵縣西北)。據《元和郡縣誌》所載，相傳大、小酉山山底石穴中藏書千冊。後即以“二酉”指豐富的藏書。“眼無一丁”，也就是常說的目不識丁，指不識字或學識淺陋。

“口能詠鳳，目不辨豕”、“耳藏二酉，眼無一丁”和“天上無不識字神仙，世間還有能言之鸚鵡”這三句話說的是一個意思，每一句的上下兩小句對仗都非常工整，但前兩句暗用典故，顯得很文；而最後一句則相比之下通俗易懂，應該為當時俗語。

- (2) 士流亦有三等，上等仕而仰祿，中等就館聚徒，最下干求假貸。諺所謂“做個求人面不成”，生涯都絕，不得不做個假貸人，奔忙道路，不擇寒暑，向人囁嚅，情狀先露。不謂當年高談之士，化作世間可厭之人。諺所謂“求人不如求己”，所以做買賣的自無此惡況苦景也。(頁48)

“做個求人面不成”，根據杜文瀾所輯《古諺彙》，宋代倪思《經鉅堂雜誌》中曾提到這一諺語，謂干求於人，最終只是失去體面、尊嚴。“求人不如求己”則很常見，出自《論語·衛靈公》“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和《文子·上德》“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之己”。

- (3) 又街市兒童所唱《黃花謠》，此其驗云，其詩郁離子所製也。“紅花落盡黃花發”，紅花指紅帽，而蒙古、西番皆着黃帽。又謠云：“元是古物誰是主”。觀此二謠俱應蒙古，而蒙古四十八部方強，其中吐番尤強悍。(頁134)

這裡所謂的《黃花謠》，似乎帶有謠讖的意味，暗示清朝的政權可能會受到來自蒙古、西番的威脅。“紅花指的是噶舉派紅帽系；黃花指的是格魯派，俗稱黃教，意思是黃教在西藏擊敗了紅帽派，成為藏傳佛教影響和勢力最大的教派，故有紅花落盡黃花發之語。‘元是古物誰是主’，應理解為蒙古會稱霸天下，如今信仰了黃教，被西藏所控制。《黃花謠》指出了黃教勢力興盛，影響遍及蒙古社會，蒙藏勢力連成一片。<sup>5)</sup> 朴趾源說“黃花謠”中的詩句本是郁離子(劉基)所作，不知所據為何。筆者翻檢了劉基的詩文，并未發現此詩句。

- (4) 甚麼關老爺顯聖，太歲臨門，怕他恁地?(頁155)

《三國演義》第七十七回有“玉泉山關公顯聖”的內容，說的是關羽因拒不降吳而被斬頭後，冤魂飄到玉泉山，大喊三聲“還我頭來”的事情。而太歲，本是木星的別名。談到家居風水時，人們認為太歲在一定的時間運行到某一位置，若與家宅之門

5) 引自張雙志《18世紀朝鮮學者對清代西藏的觀察——讀朴趾源〈熱河日記〉》，《中國藏學》2007年第3期，38頁。

開的方向相對，則為“太歲臨門”，其家就會諸事不順、禍難臨頭。民間即以“關老爺顯聖、太歲臨門”來指稱令人畏懼、忌諱的事情。

(5) 做時不如說時，旁局勝似當局。(頁229)

“做時不如說時”，即說來容易做來難。“旁局勝似當局”在這兒也是類似的意，指置身事外在一旁指點評說總是比較輕鬆容易的，而自己親與其事則要困難得多，與“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雖有聯係卻又有所不同。

(6) 余曰：“使個鴛鴦脚，踢倒支離疏。鵠汀大笑曰：“先生亦會使官話……。我東俚語，侮弱奪物為“奪小兒染涕餅”，又謂“踢矮座頤”<sup>6)</sup>。余於路聞通官雙林責其僕與人爭語，有“鴛鴦脚”云，蓋與“踢頤”同意而句雅。……(頁232)

鴛鴦脚，是一種雙脚輪番飛踢的武術動作。支離疏，是《莊子》中的寓言人物，肢體畸形。《莊子·人間世》：“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脇。使鴛鴦脚去踢支離疏，就好比是欺負毫無反抗能力的殘疾人，是一種恃強侮弱的行為。朴趾源從別人那裡聽到這一俗語，根據當時情形領會了其涵義，就細心地記了下來，並進行了運用，還與朝鮮語中的同義俗語進行了比較，認為漢語的表達更為文雅，故有“同意而句雅”之說。

### 3.2 朝鮮時代的俚語、俗諺

(1) 與鄭進士、周主簿、卞君、來源、趙主簿學東賭紙牌以遣閑，且博飲資也。諸君以余手劣，黜之座，但囑安坐飲酒，諺所謂“觀光但吃餅”也，尤為忿恨，亦復奈何？坐觀成敗，酒則先酌，也非惡事。(頁20)

韓語中有“看熱鬧吃糕餅”(굿이나 보고 떡이나 먹지，直譯則為“看跳神吃糕餅”)的俗諺，指對自己力不能及之事只是袖手旁觀而有可得之利則暫且得之。“觀光

6) “痊”當作“痊”。

但吃餅”應該就是朴趾源根據此諺轉寫而成的，因為“觀光”一詞在韓語中既可理解為“參觀”，也可解為“看熱鬧”。

- (2) 我東鄙諺云“罌鐵去處，秋亦為春”，謂其致早歲歉也。故貧人謀事違心，稱“罌鐵之秋”。(頁47)

“罌鐵之秋”(강철이 간 데는 가을도 봄이다)，“罌鐵(강철)”，或作“強鐵”，是韓語火龍的名字，其所到之處，必起旱災。即使是快見收成的秋天，也會像春天似的顆粒無收。因此運氣不好做任何事情都失敗時，也可說是“罌鐵之秋”。洪萬宗《旬五志》下：“強鐵去處秋亦春，言到處蕭條。

- (3) 諺所謂“笑臉不唾”，向日冷對雙林非計也云云。(頁71)

“笑臉不唾”(웃는 얼굴에 침 못 뱉는다)，指不能以惡劣態度對待面帶笑容的人，與近代漢語的“嗔拳不打笑臉”和現代漢語的“伸手不打笑臉人”同義。李德懋《靑莊館全書·洌上方言》：“對笑顏，唾亦難，言人好顏色而至，雖嫉不可斥而唾之也。

- (4) 雙林約張福曰：“我以朝鮮語問之，你以官話應之。聽兩人酬酢，不覺絕倒。一個東話的，三歲兒索飯似冤栗：一個漢語的，半啞子稱名常疊艾，可恨無人參見。(72)

韓語的“飯”(밥[p'ap])與“栗子”(밤[p'am])發音相近，只有收尾塞音的不同，所以小孩子或初學者常常發音不准，本是說“要吃飯”的，別人聽來卻像是說“要板栗”。這裡朴趾源借此俗語來形容雙林的韓語水平並不高，“所謂善東話，太不了了，急則還使官話”。

“半啞子”指有語言障礙的人，說話費力、口吃等。“稱名常疊艾”用的是三國鄧艾因口吃說自己的名字時常言“艾艾”的典故。朴趾源也借此來形容朝鮮下隸張福因漢語不熟練而結結巴巴說不上來的樣子。

- (5) 萬一有如命使臣前赴熱河，則日計不足矣，將奈何？……若又阻水於瀋、遠之間，是諺所謂“曉夜行，不及門”。（頁113）

“曉夜行，不及門”是朝鮮時代的俗語，《星湖僊說·百諺解》：“達夜行走，未及入門。《靑莊館全書·洌上方言》：“走竟晨，不及門，言虛費力而業不就也。這裡，朴趾源用的是本義，指所給行期太短而路程太遠，即使是日夜兼程、馬不停蹄地趕去，仍然不能如期抵達目的地。

- (6) 《戴斗夜談》：“京師相傳十可笑，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神樂觀祈壤、武庫司刀槍、營繕司作場、養濟院衣糧、教坊司婆娘、都察院憲綱、國子監學堂、翰林院文章。猶漢世諺稱“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之謂也。我東諺有云“官豬腹痛，猶言“越視秦瘠”也。其名存實無，漢世孝廉猶然，何況後世乎？（頁304）

韓語俗諺“官豬腹痛”，又作“官牢有豕，誰念腹痛？”《松南雜識·李·方言類》：“官豬腹痛，言泛視不憂也。亦越視秦瘠。越視秦瘠，也是韓語俗語，但典出韓愈《爭臣論》：“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本指越地之人對於相隔遙遠的秦地之人是胖還是瘦毫無關心，引申為對他人的事情（喜樂、痛苦）漠不關心。

《熱河日記》中也記載了中國人類似的表達“越人肥瘦，無關秦人”：

- 鵠汀曰：“月世有無，不涉塵寰，則所謂越人肥瘦，無關秦人，前聖之所不論。今見先生之言，使我凡塵頓除……”（頁223）

#### 4. 非漢語固有的一些語言現象

如前所述，《熱河日記》中不僅有不少值得我們注意的近代漢語白話材料，還有一些有關漢語、韓語俚語、俗諺的記錄，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從中我們也可看

出作者對於語言的敏感和對漢語的準確把握能力。

但是我們不應忘記的是，朴趾源是朝鮮人，儘管他的漢文修養很高，在行文中，還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母語的影響。因此，《熱河日記》中就留下了一些非漢語固有的語言現象。這些現象，一般不會給閱讀造成很大的障礙，我們很可能因為不求甚解而將其忽略，但有時候卻容易造成誤讀，從而影響我們對文本的正確理解和進一步的研究。這裡我們主要從詞彙角度來探討一下有關問題。

#### 4.1 與漢語詞語同形而異義的情況

##### 1、名詞

(1) 譯卒及刷馬驅人伍伍什什，靠溪構木……(頁6)

上判事馬頭得龍與刷馬驅人輩談說康世爵事。(頁7)

漢語的“刷馬”一詞，有飲馬和刷拭馬毛兩個義項，用在這兩例中似乎也說得通。但韓語中的“刷馬”另有其義，即指朝鮮時代地方官府從民間租用的馬匹，主要用來迎送官員和運輸使行方物等。如《續大典2·戶典·外官供給》：“外官迎送刷馬，計道里定數。又《朝鮮宣祖實錄43·26年10月癸未》：“當初大軍出來時，本無刷馬之規，……今則至於往來天兵，皆責刷馬，一路各官，已不能支當。所以，這裡顯然用的是韓語“刷馬”，而“刷馬驅人”則是指趕刷馬的馬夫。

(2) 立三旗爲門，搜其禁物，大者如黃金、眞珠、人參、貂皮及包外濫銀，……(頁4)

群胡問：“你在王京，那日起程？在途時得免天水麼？家裏都是太平麼？充得包銀麼？”(頁9)

漢語的“包銀”，指的是元代對漢民戶所征收的一種賦稅，如《元典章·聖政二·均賦役》：“爰自包銀之法行，積弊到今，民力愈困。顯然與朝鮮無關。

根據朴趾源的記載，“使行時，例給正官八包。……八包者，舊時官給正官人人

參幾斤，謂之八包。今不官給，令自備銀，只限包數。堂上包銀三千兩，堂下二千兩，自帶入燕，貿易諸貨，爲奇羨。可知，朝鮮時代，官府給出使人員一定量的人參作爲差旅費，其中正官所得爲“八包”，其他人員則依職位高低有所不同。後來官府不再負擔此項費用，而是允許使臣們攜帶一定數量的銀兩，只是有包數的限制。因此，韓語中的“包銀”就是使臣依照國家規定所帶的一定包數的銀兩；而在出境前的海關檢查中，若搜出了限帶數量以外的銀子，則稱爲“包外濫銀”，要受到處罰。

- (3) [六月二十七日甲戌] 朝飯于柵外。(頁9)……點心後，與來源及鄭進士出行觀玩。(頁12)  
 [六月二十八日乙亥] 中火于康永太家。……點心尙遠，不敢遲待，遂忍飢行玩。(頁14)……食後，與汴季涵、鄭進士先行。康永泰<sup>7)</sup>出門揖送，頗有惜別之意。(頁18)……日方午天，或傘下曝悶塞，不可久居，遂行。(頁19)

“點心”一詞在近代漢語中，作動詞時表示在非正餐時間吃東西以充飢；作名詞時表示糕餅之類的小食品。韓語則借用了這個詞語形式來表示午飯、午餐的意思。從上面的例文中，我們也可以通過其前後內容推知，這裡的“點心”只能解釋爲“午飯”。

- (4) 群胡觀光者，列立柵內，無不口含煙竹，光頭搖扇。(頁9)  
 小煙竹十個……細煙竹七十四個、八面銀項煙竹七十四個……銀煙竹七個、錫長煙竹四十二個……別煙竹三十五個……(頁11)

漢語中“煙竹”指竹子或竹林，因竹林多霧氣故稱。如唐·孫逖《宴越府陳法曹西亭》詩有“雪梅初度臘，煙竹稍迎曛。而韓語中的“煙竹”，則專指“煙杆”，因其多以細竹管製成而得名。儘管清朝康熙帝、乾隆帝都曾下令嚴禁吸煙，但是實際效果似乎並不理想。從《熱河日記》的記載可以看出，當時的中國人，特別是滿人，不論身份貴賤，嗜煙者不在少數。<sup>8)</sup>因此朝鮮使團在使行途中多以煙草、“煙竹”爲送人情之物。煙竹的種類也較多，如“小煙竹”、“細煙竹”、“銀煙竹”、“錫長煙竹”等。其中還

7) 康永太、康永泰，當爲一人，朴趾源兩處所記用字略有不同，在韓語中，“太”與“泰”也同音。

8) 如：“(鶴汀)又曰：‘這煙萬曆未遍行兩浙間，……非充口飽肚，而天下良田利同佳穀，婦人孺子莫不嗜如蓊蔞，情逾茶飯……。(頁132)

有所謂“別煙竹(별연죽)”，指的是與普通煙杆有所不同、有特別之處的煙杆。韓語常單用“別(별)”字來做定語表示特別之義。

- (5) 或紙塗弊落，或木桶有闕，則不僅漏煙，大風一射，則煙桶爲虛位矣。(頁26)  
門內人皆背門而排立，不少離次，不搖身，如植木偶，無片闕可窺。(頁139)

根據上下文義，可知例中的“闕”當爲縫隙、罅隙之義。但漢語的“闕”並無這一義項，而韓語中“闕(罅)”字則恰有此義。

- (6) 一船只許載三人，每人貰一鈔。(頁30)

“貰”在漢語中有租賃、雇傭的意思，如蒲松齡《聊齋志異·晚霞》：“客因代貰扁舟，送諸其家。韓語裏，除了租賃之義，“貰(세)”還可指租賃他人物品時應付的費用。此例中即用的是後一義。

- (7) 獨戶賣瓜的老漢元來奸巧無雙，見書房主落後獨行，做出謊話，故作可憐之態，要得清心丸也。(頁53)

韓語中“書房”一詞可用作對沒有官職的男子的尊稱，《松南雜識·李·方言類》：“我國俗，無官者，尊少之稱爲書房，言在讀書房也，即書生之謂也。例句中“書房”後面的“主”應是韓語表敬人稱助詞“님”的漢譯。

- (8) 彼名柳聯絲絲，丙申年過此時，年二十四，一色。今五年之間，顏色頓改，無可觀。(頁94)

漢語的“一色”主要指一種顏色或一樣，在韓語中也有使用；但韓語中“一色”還有“絕色、極其貌美”之義，在例句中正用的是此義。

## 2、形容詞

(1) 諸人面面相覷，與當舖氣色一般的殊常。(頁56)

漢語中“殊常”多用來表示“非同尋常”、“很不一般”的意思，如《晉書·張載傳》：“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又如《宋書·建平宣簡王宏傳》：“宏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而這裡例句中的“殊常(수상하다)”卻應理解為“奇怪、令人疑惑不解”，正是韓語中常見的用法。

(2) (皇帝)招我，賜酒一大杯，曰：“汝善陪書房主，不憚險而來，奇特矣！”(頁159)

“奇特”在漢語中表示“奇異、不尋常”之義，用在此例中，似乎也勉強可通。但是，韓語的“奇特”卻指的是人(特別是年幼或位卑者)的言語或行動令人驚嘆並覺得可愛，含有誇獎、贊許的意思。

## 4.2 不見於漢語的詞語形式

### 1、韓語借用漢字詞素而自造的詞語

(1) 手封家書及諸處答札，出付撥便。(頁2)

撥便(발편)，指朝鮮時代往來於王京漢城與邊境義州之間快速傳遞重要文書、信件的人，又稱撥軍、撥夫。

(2) 火刀十個、封草十個……油茈二部。(頁11)

卞君曰：“炕法終是怪異，不如我東房法。余問：“所以不如者何等？”卞君曰：“何如鋪得四張油茈，色似火齊，滑如水骨耶？”(頁26)

韓語的“封”指封套、袋子，“草”在這兒指“煙草”<sup>9)</sup>。封草(봉초)，即指事先切好並包裝成袋的煙草。

芑(근), 韓語中本指用茅草、藤條或紙編成的簾子，可用來擋風遮陽。《朝鮮端宗實錄6·元年6月己酉》：“令代納諸邑紙芑，收價於民，以資營作(芑，編茅爲之，國俗稱芑。)”油芑(유근)，則指具有防水功能的厚油紙，可以用來製作雨具，也可用來鋪在室內當地板。

(3) “這個潑皮好無禮！往年大膽，偷老爺鼠皮項子。(頁10)

得龍能則能矣。彼往歲元無失揮項、刀囊等事，公然惹鬧，罵折一人，衆人自沮，皆面面相覷，無聊卻立。(頁11)

這裡的“項子”與“揮項”指的是同一物，韓語中有“揮項(휘항)”一詞，《星湖僊說·萬物門·披肩》：“俗又有謂揮項者，大者鞞盡肩背，小者只周腦項，表用絹，裏及緣皆用毛，以前兩角反以繫於腦后，則略似耳掩之制，大概源同而流別也。可見，揮項指的是一種防寒的帽子，形制上似合帽子與圍巾、耳罩爲一體，可以護住整個頭部、頸部、耳朵和兩頰，適用於冬季嚴寒的北方。

(4) 使道今將入柵，禮單火速分給。(頁11)

“使道(사도)”在韓語中是普通百姓或下級官吏對高級官員的尊稱。《儒胥必知·凡例》：“自稱曰矣身，尊稱其官曰使道主、尊前主，隨其官職之品秩。

(5) 何如與君共鋪數十磚，談笑之間，已造數間溫堦，寢臥乎其上也？(頁26)

“堦”在漢語中本指灶上的煙囪，如《廣雅·釋宮》：“寢謂之竈。其窗謂之堦。但此處例文中的“堦”前有修飾語“溫”，且用了量詞“間”，可知指的不是煙囪。“溫堦(온

9) 朝鮮時代，因煙草從南邊的日本傳入，所以稱煙草爲“南草”，又稱“靈草”。後知其有害無益，又稱爲“妖草”。

돌)”一詞指的是朝鮮時代的一種室內取暖設施，類似于中國北方的炕，但形制有所不同。主要是在灶裏燒火，讓暖氣通過整個房間的地底下，從而使室內保持暖和。今漢語稱之爲“地熱”。

- (6) 來源謂雙林曰：“吾於令監有慨然者。雙林笑曰：“有甚慨然？”(頁71)  
(雙林)謂張福曰：“你見吾父主麼？”張福曰：“出敕時瞧瞧了，大監好鬍子。……”(頁72)

“令監(영감)”，在韓語中是朝鮮時代對正三品以上官員的尊稱，正二品以上官員則稱“大監(대감)”。《星湖僊說·經史門·公兄大監》：“今之大官，正卿以上稱大監，亦自三國始。新羅武官，有大官大監……今轉爲文武尊官之通號。

- (7) 有女子三個，皆騎駿馬，爲馬上才，其中十三歲女子尤矯捷善馳。皆頭戴草笠，其左右七步、倒掛、尸掛等法，如飄雪舞蝶。漢女無以資生，非行乞則類爲此等云。(頁82)

馬上才(마상재)，指的是朝鮮時代的一種馬藝，主要是在奔馳的馬上進行的一些高難度動作，如左右超馬、馬上倒立、橫臥馬上佯死、鎧裏藏身等。

- (8) 使臣既還北京，以其幣物盡給譯官。諸譯亦視同糞穢，若將浼焉。售銀九十兩，散之一行馬頭輩，而不以此銀沽飲一杯酒。潔則潔矣，以他俗視之，則未免鄉暗。(頁190)

例句中所言“幣物”，指的是使臣一行受乾隆之命參拜班禪後，從班禪那兒所得的禮物。當時因朝鮮國內“一事涉佛，必爲終身之累”，故一行上下皆視之如糞土，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最終全將禮物賣掉了。對於這些舉動，當然從儒者立場來看，是潔身自好；但一向持論公允的朴趾源也指出，換一角度來看，“未免鄉暗”。“鄉暗(향암)”一詞，在韓語中指在小地方生活的人因未見過大世面，所以顯得迂俗、不圓通。如《星湖僊說·人事門·右手受杯》：“上笑曰：‘吳氏風流，尙有此鄉暗耶？’鄉暗

者，俗語不都雅之稱也。又作“鄉閩”，《行用吏文》“鄉閩”，猶言村俗也。

## 2、韓語根據六書原理利用漢字偏旁筆畫新造漢字而形成的詞語

(1) 汝不存心行裝，常常遊日，才及柵門已有闕失。(頁9)

使價頻繁，百年如此，所可慮者，此等文書不幸闕失，遺落彼中，其為患害，當復如何？(289)

須臾火滅，寂無喧擾，物貨亂置者無一闕失。(頁341)

閩，為韓國漢字，音xī，形聲字。與“失”構成同義並列複合詞。

(2) 中火草河口，所謂查洞。以其長時沮洳，故我人所名云。（“查本無字，我東吏簿水田二字合書作會意，借音查。”）(頁27)

查，亦為韓國漢字，音chā，指水田，會意字。“洞”在韓語中常用于地名，如“安岩洞”、“仁寺洞”，這裡的“查洞”即是朝鮮使團按自己的習慣對“草河口”這個地方的叫法。

## 4.3 因不明漢語而產生的一些誤解、誤記

(1) 有大筏乘漲而下，時大遙呼曰：“位——”，蓋呼聲也。位者，尊稱也。(頁5)

船泊處甚沮洳，余呼一胡曰：“位——”蓋俄者纔學於時大也，其人欣欣然捨槳而來。(頁5)

“位”用作量詞指人時，表尊敬之意，如“諸位”、“各位”、“幾位”等，古今皆同。另外，在元代“位”曾用來指稱皇室成員，也會用“位下”來稱呼皇室的后妃、諸王、公主等貴戚。到了清代，“位下”則是對官宦人家守門者的敬稱。但是單以“位”作為呼喚對方時的尊稱，未見於他處，似乎並不是漢語固有的用法。所以我們推測：這裡的“位”，應該是“喂”，即朴趾源所謂的“呼聲”。清代，“喂”一詞開始用於打招呼或呼喚遠處的人，並不是表敬的尊稱。雖然朴趾源漢文修養很高，但漢語畢竟不是他的母語，

所以誤以為“位者，尊稱也”。

- (2) 行至榛子店，此店素號畜娼。康熙嚴禁天下娼妓，如揚子江、板橋等處，娼樓妓館鞠為茂草，獨此不絕種，謂之“養閒的”。略有首面，又會彈吹。（頁93）  
三個養閒的皆稱千福。（頁94）

養閒的，在這裡指妓女、歌伎。但是這一說法也不見於中國文獻。漢語中有“養閑”一詞，主要指在閑靜中養生。另有“養漢”一詞，本指婦女在丈夫之外另有情人，與之私通。因此人盡可夫的妓女也就被稱為“養漢的”。筆者仍從語音的角度考慮，韓語中與“한[hən]”這一讀音相對應的漢字，有“漢”也有“閒”，所以推測是否與上面所提及的“位”情況相似，由於朴趾源所知的漢語口語詞彙量有限，對於一些詞語雖然聽後能明白其意，但用漢字記錄時則不免臆測或不知不覺地受到其母語中個別詞語漢字音的影響，因而將“養漢的”誤記為“養閑的”。

綜上所述，這一部分所談的雖是有關韓語中的漢字詞語的內容，而非當時漢語所具有的特點，但從正確理解文本和更好地整理、利用這類文獻的角度來看，對這些詞語的語義以及朴趾源之所以這樣表達的原因進行探討，並不是沒有必要的。

## 5. 《熱河日記》譯注、校勘指瑕

有關《熱河日記》的譯注、校勘整理，很早就引起了各國學者的重視。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於1966年出版了李家源譯注的《國譯熱河日記》，日本平凡社也於1978年出版了今村與志雄的《熱河日記》譯注本，中國則在1997年由上海書店出版了朱瑞平的《熱河日記》校點本。

因筆者未見到今村與志雄的譯註本，這裡略過不提。而李家源譯註本和朱瑞平

校點本，則在手邊經常翻檢。兩位學者爲了《熱河日記》這一巨著在中韓兩國能爲更多的人所了解、利用，做出了很大貢獻。但白璧微瑕，兩位學者的譯註、校點中也不免有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

### 1、誤譯，如：

- (1) (盛京兵部郎中福寧)因問：“相公官居幾品？年紀多少？”余答姓名，“身是秀才，爲觀光上國而來，賤降丁巳。問日月生時，余答：“二月初五日丑時。問蝦，答不是蝦。”(頁36)
- (2) 從使者入中國，須有稱號。……閑游如余者稱伴當。……既渡鴨綠江，則所謂伴當，銀頂翠羽，短袂輕裝。道傍觀者指點，輒稱“蝦”。不識爲何稱“蝦”，而蓋似是武夫之別號也。(頁265)

“蝦”是滿語中對侍衛的稱呼。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王輔臣勇冠三軍，所向不可當，號曰馬鷄子……八王子以輔臣爲蝦，隨入都。韓泰華《無事爲福齋隨筆》卷上：“乾清門侍衛差使，謂之挑蝦。家有順治十八年《縉紳冊》，上刻御前一等蝦某，二等蝦某，三等蝦某。則蝦是清話官名。

《國譯熱河日記》裏，將“問蝦”譯爲“問是蝦蟆更吧”，並加註解釋說：“五更，出自宋·周遵道《豹隱紀談》‘蓋內樓五更絕，柝鼓變作，爲之蝦蟆更。’”(上冊，頁107)

這裡，李家源先生的譯文與註釋顯然值得商榷。首先，“蝦蟆更”並非五更，而應指的是五更結束以後的時間。周遵道《豹隱紀談》中說得很清楚：“蓋內樓五更絕，柝鼓變作，爲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外方則爲之攢點云。而福寧與朴趾源之間“問蝦，答不是蝦”的對話，應該不是關於時辰的。儘管前面談及朴趾源的生年月日時辰，但分明已說了“丑時”(四更)，福寧沒有理由再問一句“是五更吧”，而應該是問朴趾源的身份“你是侍衛嗎？”譯者由於不了解清代“蝦”爲滿語“侍衛”的譯音，所以出現了誤譯。而朴趾源“蓋是武夫之別號”的猜測倒是比較恰切的。而福寧以及沿途見到朴趾源的中國人之所以推測他是侍衛，我們認爲很可能是由於朴趾源的帽飾與當時清廷侍衛的帽飾近似的原因：朴趾源在使團中屬於無官職的觀

光人員，即他自己所謂的“閑游”者，頭戴“銀頂翠羽”，而清代侍衛所戴的官帽上也裝飾有孔雀翎或鷩尾翎。

## 2、誤校，如：

(3) 大抵不檢則無以防奸，搜之則有傷體貌，而其實文具而已。(頁4)

(4) 來源曰：“上使道雖小國使臣，即吾邦之正一品內大臣，皇上亦各別禮接。令監雖大國人，係是朝鮮通官，則于俺們使道當存體貌。雙林勃然作色曰：“你不知也，大國體貌與你國絕異也。大國出敕，則你國議政大臣與俺們平等作禮，言語相敬。今你創出體貌，令我回避耶？”(頁71)

朱瑞平先生認為例句(4)中的“體貌”的“體”字都是錯別字，所以在正文中徑改“體”為“禮”，連校勘記也未出。然而，仔細揣摩，“體”字實際上不必改為“禮”。

漢語中“體貌”一詞是個多義詞，有“1)體態容貌；2)形容、描繪；3)體制、規矩；4)禮貌，以禮相待”等多個義項。在韓語中，也有“體貌”(체모)一詞，是個漢語借詞，保留了漢語中“體貌”一詞的1)、4)兩個義項，并增加了“體面”一義。例句(3)中所用的“有傷體貌”即應理解為“有傷體面”。而第(2)箇例句中出現的三個“體貌”，實際上並不是一個意思。前一個“體貌”，就是“禮貌”的意思，無需改“體”為“禮”。後兩個“體貌”應該是“規矩”的意思，改為“禮貌”反而有損原意。

此外，又如：

(5) 使臣之於任譯，太疑則非情，而過信亦不可。如有一朝之虞，則三使者其將默然相視，而徒仰任譯之口而已哉！為使者不可以不講。燕巖識。

(6) 仲存氏曰：俱是深憂遠慮。此編及原集中所論銀貨一段，有司者宜熟講。(頁193)

例句(6)中的“熟講”一詞，朱瑞平先生可能也覺得有問題，徑將“講”字改為了“讀”。實際上，我們認為也是不必改的。在古漢語中，“講”多用“研究、討論”之義，“讀”則無此義，而多用“念誦、閱讀”之義。韓語中也有漢字詞“講”和“讀”，與古漢語“講”、“讀”的用法一致。例(5)中的“為使者不可不講”，是朴趾源指出：身為使者，要慎重把握與

翻譯官之間的信任尺度，要多加注意(多多加以研究)。例(6)中的“有司者宜熟講”，是仲存氏(李在誠，字仲存，號芝溪，朴趾源的妻弟)對朴趾源的“深憂遠慮”表示贊同，再次強調為官者應該對其在《行在雜錄》和其他著作中所討論的有關外交與貨幣等問題經常加以討論研究，而不只是“熟讀”。兩句話說的是一個意思。依原文，文從字順，完全不必改“講”為“讀”。

與上面所舉的“不必改而改”的情況相反，上海書店1997年版校點本《熱河日記》中當改而未改的情況也存在。在此限於篇幅，僅舉一例：

少年書示曰：“此詞曲喚做《雞生草》，其詞曰：‘前朝出了英雄將，桃源(園)結義劉關張。他三人請了君(軍)師諸葛亮，火燒新野博望屯，炮打上陽城，怨老天既生瑜又生亮。’少年頗解文字，而面目可憎，自言身是新城人，姓王名龍標。余問：‘君豈非王西樵土祿10)先生後孫否？’答曰：‘否也，俺是民家，做買賣。’”(頁94)

這裡的《雞生草》顯然是《寄生草》之訛。《寄生草》是流行於元明清時期的民間曲調名。因為是那位年輕的中國客商王龍標用筆寫在紙上告訴朴趾源的(即“書示”)，雖然不能完全排除朴趾源後來謄抄時誤記的可能性，筆者認為王龍標寫錯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雖然朴趾源認為他“頗解文字”，並以為他是工詩善畫的名士王士祿的後裔。但通過他自己的回答可知他只是個做買賣的生意人，文化水平也許並不很高。而且他所“書示”的《寄生草》歌詞中也有兩處同音誤字(“源”、“君”)，朱瑞平先生已校出。筆者傾向於認為：學識淵博、對中國歷史了若指掌的朴趾源不致于將“桃園結義”的“桃園”與“桃花源”的“桃源”相混淆，也不致于以“軍師”諸葛亮為“君師”，很可能是他將當時與王龍標筆談的紙張保存下來，後來在撰寫《熱河日記》時直接照王龍標所“書示”的內容而謄錄的。當然，最重要的是不論因誰、因何而誤，這裡的“雞”都應當改為“寄”。

www.kci.go.kr

10) 筆者按，土祿，應為“士祿”，可能是上海書店本的印刷錯誤。

## 6. 結語

由於《熱河日記》是朝鮮學者用漢語寫成的，所以不論是對其進行校勘整理、譯註，還是利用這一文獻進行其他研究，都應該充分重視其語言本身的複雜性，即如前所論——既包含有近代漢語的成分，特別是詞彙方面多反映了明清時期的語言實際；同時又受作者母語影響，存在不少非漢語固有的語言現象。所以，我們認為：只有把握了《熱河日記》語言上的這些特徵，掃除閱讀上的障礙，才可能準確的理解文本並在此基礎上有效地展開其他相關研究工作。

### < 參考文獻 >

- 朴趾源著、李家源譯注(1966),《熱河日記》(一、二), 首爾: 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
- 朴趾源著、朱瑞平校點(1997),《熱河日記》, 上海: 上海書店。
- 李瀛著、鄭寅晉校閱(1929),《星湖僊說》, 首爾: 文光書林。
- 李德懋(1999),《靑莊館全書》, 首爾: 韓國民族文化促進會。
- 趙在三,《松南雜識》, 首爾: 東西文化院。
- 《通文館志》(1912), 首爾: 韓國珍書刊行會。
- 劉獻廷(1974),《廣陽雜記》, 臺灣: 商務印書館。
- 向熹(1993),《簡明漢語史》(上、下),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董志翹(2000),《〈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彙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漢語大詞典》(2001), 上海: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 《韓國漢字語辭典》(1992), 首爾: 檀國大學校東洋學研究所。
- 《國語大辭典》(上、中、下)(1992), 首爾: 韓國語辭典編纂會。
- 임종욱編著(2001)《韓國漢字語俗諺詞典》, 首爾: 이화문화社。
- 李鵬年、劉子揚、陳鏘儀編著(1990),《清代六部成語詞典》,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 汪維輝(2003),《關於〈訓世評話〉文本的若干問題》,《語言研究》2003年 第4期, 55-61。

王雲路(2007), 《論金時讓〈荷譚破寂錄〉的研究價值》, 第二屆“韓中文化學術交流學術會議”論文集, 50-53.

劉小萌(2001), 《清前期北京旗人滿文房契研究》, 《民族研究》2001年 第4期, 84-94.

張雙志(2007), 《18世紀朝鮮學者對清代西藏的觀察——讀朴趾源〈熱河日記〉》, 《中國藏學》2007年第3期, 33-39.

서현경(2007), <연민선생과 《열하일기》번역>, 《열상고전연구》26집, 151-186.

김혈조(2008), <《열하일기》번역의 여러 문제들>, 《漢文學報》19집, 679-718.

### < 국문제요 >

<열하일기>는 조선시대의 학자인 박지원이 한문으로 기록한 일기체 기행문으로, 그가 중국에서 보고 들은 내용에 대하여 묘사, 서술 혹은 평론시 사용한 어휘나 표현들이 우리의 관심을 끌었다. 언뜻 보면 무심코 지나갈 수도 있겠지만 면밀하게 살펴보면 복잡하면서도 흥미로운 내용들이 많아서 심도 있게 연구하고 토론할 필요성이 있다고 여겨진다.

주로 문언체로 기록된 <열하일기>에도 사람의 대화나 특정한 내용을 서술할 때에는 근대 한어(특히 중국 명(明)·청(淸) 시기)의 구어체 어휘와 표현들이 적지 않다. <열하일기>에 기록된 일부 구어체 어휘들이 지금 중국어 대사전(예를 들면 <漢語大詞典>)에 아예 수록되어 있지 않거나 일부 의미항목(義項)이 누락된 경우도 있고, 제시한 예증들이 현대 한어인 경우도 많다. 따라서 <열하일기>의 기록은 중국 사전의 이러한 부족한 점을 보완할 수가 있다. 또한 <열하일기>에 기록된 중국 명·청(明·淸) 시기와 조선시대의 생동감 있고 구체적인 속담들도 역시 적지 않다. 그러므로 중국 역외(域外)의 한문 문헌으로서 <열하일기>가 특별한 가치를 가지고 있다고 여겨진다.

또한 박지원은 중국 원어민이 아니기 때문에 한문으로 글을 쓸 때 모국어의 영향을 면하기가 어려운데, <열하일기>에 이러한 흔적들이 (중국어 고유의 용법이 아닌 특이한 현상들) 많이 보인다.

본고는 위의 여러 내용에 대하여 자료를 수집하고 분석하였다. 이에 <열하일기>에 기록된 언어의 이러한 복잡성에 대해 연구자들의 더 많은 관심과 그에 따른 연구가 필요하다는 관점을 제기하고, <열하일기>에 관한 일부 연구(역주와 교정)에 나타난

문제점도 지적하였다.

중심어: 《열하일기》, 백화(白話)어휘, 속담, 한자어 오역(誤譯), 오교(誤校)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2. 7. 1.	2012. 7. 31.	2012. 8. 14.	2012. 8. 21.	2012. 8. 31.